

巩义市博物馆的龙图案文物

常聪利

2024年是甲辰龙年，在历史长河中，中国龙以神秘的东方意蕴，衍生出复杂多变的艺术造型，承载着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兼容并包的文化观。它纵贯古今、跨越时空，将五洲四海的炎黄子孙凝聚在一起。中国龙的概念源自远古的图腾崇拜，据文物专家考古研究发现，龙起源于中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从上古神话到商周时期，人们相信自己的祖先是龙。《史记》记载，炎帝神农氏有“龙颜”，黄帝也有“龙颜”。从商周时起，龙被赋予了君权神授的观念，成为中国神话和传说中的主角之一。自秦汉以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人们不断把龙与帝王、圣人联系起来，龙也成了帝王的标志。

龙是十二生肖中唯一虚构的动物，融合了马、狗、鱼、鸟、鹿、蛇等特征，可称之为四不像。龙有着腾云驾雾、上天入海、呼风唤雨的能力，于是也被注定了其非凡寓意、权利和地位、出人头地、精神气概、富贵吉祥。在巩义市博物馆里珍藏着几件龙图案文物，其造型精美，内涵厚重，备受游客青睐，在龙年成为众多文物中的亮点。

盘龙石砚(图1) 西晋，通高11.5厘米，砚径19厘米，盖径15.5厘米。1988年于巩义市芝田二电厂晋墓出土。

石砚分砚座和盖两个部分，砚盖为斗笠形，采用透雕技法制成二龙缠绕盘龙图案，巧妙形成盖纽，四面以菱形纹为底，盖沿阴刻弦纹，砚底为倒圆台，砚面精磨凹陷。整个砚台采用了高浮雕、透雕、阴刻等多种雕刻技艺，雕刻精美、构思巧妙、技艺高超。盘龙石砚出土时曾经在我国香港《大公报》上刊载，高超精致的雕刻技法，遒劲有力的双龙造型，引发公众关注。

白瓷双龙尊(图2) 唐，高40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10厘米，腹径22厘米。1993年于巩义市食品公司唐墓出土。

该尊盘口、细颈、溜肩、深腹、腹部下收，在口沿至肩部两侧附有两个对称的龙首形耳。龙口衔尊沿，龙头、龙角、龙须刻画清晰，龙身卷曲成月牙状形成耳，平底，通身施白釉，釉色泛青，有橘皮纹，灰白胎。这件白瓷双龙尊出土于巩义窑址。

巩义窑址烧造时代起源于隋代，盛行于唐，到宋、金逐渐衰落，主要烧制有白瓷、唐三彩、黑瓷、青瓷等。巩义窑址是对河南省巩义市东约5公里的白河两岸一系列窑址的统称，这一带沿白河两岸分布的水地河村、白河村、铁匠炉村、大黄冶村、小黄冶村都发现了窑址，其中最早被发现的是位于白河下游大、小黄冶村的唐三彩窑址，2001年，黄冶三彩窑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国务院再度将白河两岸分布的其他窑址一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黄冶三彩窑址合并，更名为巩义窑址。

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河南府“开元中河南供白瓷”。巩义唐代隶属河南府，当时在府管26县中，只有巩义生产白瓷。近年来，在西安唐大明宫的发掘现场发现有巩义窑的白瓷，说明当时巩义窑的精品白瓷曾作为贡品进贡皇宫，展现了巩义先民非凡的创造力和卓越的智慧。

棕釉双龙尊(图3) 唐，高37.5厘米，通耳宽18厘米，底径11.5厘米。1995年于巩义市铝厂唐墓出土。

该尊盘口、细颈、溜肩、鼓腹、腹部下收，颈部一道阴刻弦纹，在口沿至肩部两侧附有两个对称的龙首形耳，龙口衔尊沿，龙头刻画清晰，龙身卷曲呈月牙状形成双耳，有三扁圆形装饰。尊施棕釉，施釉不及底，流釉现象明显，灰白胎。尊造型逼真，生动传神。



图1



图2



图4



图3

动传神。

这件棕釉双龙尊出自巩义黄冶三彩窑址(2006年国务院公布为巩义窑址)。1957年，考古专家冯先铭为巩义唐三彩题词：斑驳灿烂，变化无穷。充分赞扬了巩义唐三彩精湛的生产技艺和高超的上釉技法。目前，巩义三彩窑址是我国发现较早、规模较大、生产唐三彩水平较高的窑址。

双龙银镯(图4) 清，长23厘米，宽1厘米。1990年于巩义市康店镇叶岭村采集。

银镯最早出现在商代，到了清代其制作水平达到顶峰。巩义市博物馆珍藏的这对清代双龙银镯，光洁闪亮，给人以高雅、清新的感觉，整体造型为圆柱状条形，子母扣，戴在手腕上时方便取下，一端为龙形，通体银纹丝。整个银镯精巧庄重，做工细腻，线条流畅，龙的造型栩栩如生，尽显工艺之精湛，白银的色泽闪烁着柔和的光芒。它不仅带给人美的享受，也是主人身份和品位的体现。明清时期，双龙银镯非常流行，两条龙相对，护佑平安，寓意祥瑞。

这对双龙银镯来自巩义市康百万庄园。康百万庄园是明清年间的大型封建地主庄园，兴盛400多年，传承十三代。除此之外，在巩义市博物馆里还珍藏着一些康家当年的生活用品，包括砚台、瓷器、锡器、玉器、银器等，都制作精良，造型精美。

从巩义市博物馆的龙图案文物中，我们再一次感受到龙在中国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印证了龙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影响，反映了人们对龙的喜爱和推崇。文物会说话，让我们听到了来自古代的信息，有趣、精彩、奇妙。



动物。而这件错银龙纹带钩表现的就是水中游动的龙的形象，和许慎的解释比较契合。

巩义博物馆的马未都解释：龙，其形有九似，驼头、鹿角、虾眼、牛耳、蛇颈、蜃腹、鱼鳞、鹰爪、虎掌。这是把现实中空中飞的、水中游的、地上跑的九种动物结合起来，组成了想象出来的动物。中国人为什么非要臆造出龙？

龙的出现实际是源于古人情感的需要，我们的祖先在对自然界认知有限的时候总希望有神出现，如果这个神灵看不清楚，古人就无法对其膜拜，所以人们需要臆造这样一个图腾。中国人的图腾和西方的不一样，西方的图腾具体到某一个动物，中国人的图腾是不具象的，龙图腾是一个总结，取各家动物之长，组成了一个能上天入水、翻云覆雨，能幽能明、能大能小、无所不能的神物。

《史记·封禅书》记载：“周得火德，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中更是将秦始皇比作祖龙，龙在秦人的观念中是一种祥瑞且高贵的动物。秦咸阳宫建筑遗址出土有刻划的龙纹空心砖，秦人墓葬中出土了很多龙首形带钩。随着秦的发展和强大，龙文化在秦文化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这件带钩既是主人生前的实用用品，又是精美的装饰品，系在人们视线最为瞩目的腰部，采用错银工艺铸造而成。错银工艺是利用银良好的可塑性和鲜亮的色泽，将银丝按照图案的形状镶嵌在青铜带钩表面预留的凹槽内，经过捶打，使银与铜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最后用磨石打磨，使银与带钩表面光滑平整。青铜与银的颜色互为补充，交相辉映，熠熠生辉，看起来华美高贵。

带钩在秦汉时期非常流行，西汉《淮南子》一书中提到，当时使用带钩的情形“满堂而坐，视钩各异”，说明当时满堂的宾客都以所系带钩的样式奇特、装饰华丽而互相炫耀和攀比。

虽然这件错银龙纹带钩的主人已经无从查考，但通过其精良的材质、精细的做工、华美的纹饰判定，并非一般人所能使用，而应是具有一定政治身份的男性贵族。

商周青铜器中的龙

杨曙明



图1



图5



图2



图4



图3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十二生肖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生肖，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独特而神秘的地位。自古以来，龙被视为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标志，代表着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凝聚和积淀。

龙是与中华民族密切相关的虚幻动物。在远古先民的意识里，龙是沟通天地神人的瑞兽，能兴风雨、预示吉凶祸福，所以对其崇拜有加，并用多种方式将其形象刻画出来。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已有崇龙的习俗。如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清理到一条白色蚌壳摆塑的“龙”形图案；1994年在湖北黄梅县白湖乡焦墩遗址清理到一条长4.4米的卵石摆塑龙；1995年在辽西阜新县色拉乡查海遗址清理到一条长19.7米的红石堆塑龙。

商周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人们可以得心应手地将龙的形象大量装饰在青铜器上，使神兽与神器融为一体。因此，龙纹也成为中国青铜时代重要的纹饰之一。作为青铜器的纹饰，龙的形象较早见于商代二里冈时期，以后商代晚期、西周、春秋直至战国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不仅有青铜龙的器形，还有青铜龙纹。青铜器上的龙纹一般在反映其正面图像时，以鼻为中线，两旁置目，体躯向侧面延伸。殷商时代的青铜器龙纹主要体现对龙的神秘力量的敬畏，此时的特点是古拙、神秘、威严。以形态多样的夔龙纹和蟠龙纹为主。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龙纹基本延续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各种夔龙纹、卷龙纹、花冠龙纹、两头龙纹、双体龙纹继续活跃于西周青铜器上。西周中期，人们开始追求青铜器龙纹的艺术审美，夔龙纹逐渐消失，龙身鸟尾的鸟体式花冠龙纹、身尾分离的顾首龙纹逐渐大量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龙纹更加写实化，从商周严谨雄浑的规范变为活跃清新的风格，纹饰上的神秘色彩大大地减少，龙身出现了四足，使其形象更加俊美神采。同时，也出现了活泼、玲珑的蟠龙纹和蟠虺纹。秦汉之后，龙的形象逐渐统一。

龙的形象演变和形成包含了古人的智慧和民族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流传较广的神话，影响较大的文化符号。龙不仅象征着权力和尊贵，还代表着智慧、神秘和祥瑞。几千年来，龙的图腾已渗透到中华民族的各方面，成为一种血肉相连的情感，成为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血肉相连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也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青铜龙(图1) 通体长240厘米，龙体中空，头略呈方形，鼓目，翻鼻，张口，身饰鱼鳞纹，尾盘卷为中空的锥体。青铜龙体为分铸焊接成型，形体巨大，气势磅礴，铸造精湛，为目前出土青铜器中较大的青铜龙。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镂空蟠龙纹鼓座(图2) 高30厘米，在半球体的鼓座上分别攀爬有12条大小不一、相互噬咬的圆雕蟠龙。其中，3条龙首和身朝下，3条龙首和身弯曲朝上，3条龙绕鼓座一周攀爬于圈足上部，在其翘起的龙尾下分置有3条小龙。此外，在鼓座基座的立面上还刻有众多蟠龙纹。

陕西扶风县博物馆收藏的青铜爬龙(图3) 通长60厘米，首部较大，腰部下垂，尾上卷，作爬行状，与商代甲骨文的龙字非常相似。青铜爬龙的两角粗壮，对称向外斜出，双目圆鼓，呈短刀形突起，暴起龙睛，双耳上折。龙嘴大张，卷唇，上下齿相合。高挺的龙脊由尾直通顶部，随体呈曲线变化，四足呈钩状，其云纹苍劲有力。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商代子龙鼎(图4) 通高103厘米，是已发现的商代较大圆鼎。在其内侧的器壁上清晰地铸有“子龙”二字铭文，子龙鼎的名字由此得来。铭文中的“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

山西博物院收藏的龙纹兕觥(图5) 长44厘米，为商代晚期盛酒器。通体呈龙形，前端为龙首，露齿昂鼻，瞪目张口，鬣牙咧嘴为流，两角粗壮上指，面貌狰狞。盖面饰透透的龙纹，与前端龙首衔接，衬满龙纹，使此器浑然一体。这件龙纹兕觥造型别致，构思巧妙，纹饰精美富丽，为商代青铜器中仅见的珍品。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淳化大鼎(图6) 通高122厘米，是迄今出土的西周圆鼎中较大者。淳化大鼎腰部龙纹和兽面纹的结合很有特色，三面各有两只夔龙，与中间的扉棱组合在一起，形成一张由扉棱为鼻的兽面，即饕餮纹。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戎方鼎(图7) 全器仅在颈部饰有带状纹饰，纹饰分四面组成，每一面由两个呈对称的顾首夔龙纹构成独立的纹饰单元，四面由四对、八条夔龙互相衔接构成一周纹饰带。这种体呈倒S形的变形夔龙，在周穆王、周恭王时期盛行，为西周青铜器断代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证据。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外叔鼎(图8) 口沿下饰垂冠回首的四组龙纹，纹饰皆高浮雕，不施底纹，显得简练而鲜明。这种纹饰又叫“顾龙纹”或“回首龙纹”，盛行于西周中期，大多是两两相背，以中轴对称，呈带状并作为主要纹饰分布在器物的颈部或盖的边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的邓仲牺尊(图9) 被认为是古人所言“天马神驹”。颈上立一虎，驹尾有一龙。前胸有一兽，似龙非龙，似虎非虎。尊身两侧各雕一条夔龙，二夔一首。其造型奇特，特别是3条立雕龙一反商代呆板诡秘之风，生动活泼，颇具动感，是商周青铜器中难得的珍品。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收藏的单五父方壶(图10) 其显著特点是半浮雕双身龙纹，双耳作龙首形，顶部又歧出一上扬的龙首，耳内各套一环。器身颈部装饰环带纹和凸弦纹，并在两侧设有龙首衔环式样的器耳。器腹纹饰以凸起的双身龙首为中心，数条身躯相交的龙纹回旋缠绕、相互纠缠，引人瞩目。

(下转8版)

古人腰带上的龙文化 错银龙纹带钩

王亚庆



带钩，即古人连接腰带两端所使用的带扣，一般由钩首、钩身、钩钮三部分组成，类似今天皮带卡扣的作用。其形状有琵琶形、鸟兽形、长条形等。材质多样，以青铜居多，也有金、银、玉等，最长达二三十厘米，短的仅2厘米，以10厘米左右为适中。为了使用方便，钩身的背面做成与身体相适应的弧度。考古资料证实，带钩一般系在主人腰间随葬，可谓与主人寸步不离。

在陕西咸阳博物院收藏的错银龙纹带钩，长9.3厘米，整体呈龙形，钩首为龙头，朝向钩尾，用银线错出龙的眼睛、鼻子。钩身中部略宽，正面鼓起呈弧形，中脊两侧各有一竖向凹槽，中脊有错银短纹四组，每组各有9条至11条短纹不等。带钩正面中脊两侧各有一错银龙纹，龙尖嘴，嘴两侧各有3根线，表示胡须，圆目，叶形双耳上翘，无足有鳍，前后成对，错开排列，共6对，龙体装饰两列小圆点纹，表示龙身上的鳞片，尾端变细向上弯曲。龙躯体修长婉曲，似腾云驾雾，或如游戏水，向前驱动，具有强烈的动感。带钩背面有一扁圆形钮。

龙是中国古人想象出来的动物，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点从成语中可窥一斑：龙腾虎跃、龙吟虎啸、生龙活虎、龙马精神、龙飞凤舞、龙凤呈祥、望子成龙等等，这些成语给人美好、吉祥、尊贵的感觉，充满朝气和奋进的精神，细细品味和感受这些成语，给人以鼓舞和激励。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个解释给人一种神秘感，龙是全身长着鱼鳞的虫类，粗细、长短、明暗不定，随时在变化，春分时它登天而去，会飞，秋分时潜入水中，会游。总之，许慎给我们描绘的龙是一种变幻莫测、威力无边的神秘